

## 福田谈日苏关系和日中关系问题

【本刊讯】东京消息：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六月十日下午在东京首相官邸举行记者招待会，就日本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回答了日本记者提出的问题。现将有关日苏关系和日中关系部分摘要如下：

问：我们想就整个内政和外交问题探问一下总理大臣的想法。首先，请你谈谈日苏问题。

福田：日苏关系必须是一个睦邻关系。这一点，我是坚信不移的。这是命运赋予的，日本和苏联都不能搬家，是相邻的国家。我们必须同这个国家友好，这是自然的事情。我在展望日苏两国关系时，就是这样一种心情。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就有一个明朗的未来。贸易关系在发展，也还有一个开发西伯利亚的问题嘛。在文化方面也一直是交流得相当频繁。我认为有许多很好的因素，但是，最终阶段还是应该缔结和约。在缔结和约时，必须决定领土问题。现在两国之间存在着纠纷，必须解决这纠纷。

你们说让我到莫斯科去。一遇到什么事情，你们就让我去，说在领土问题上，苏联的态度是非常严峻的。

的。这一点，我早就知道。所以，有人说，在这次渔业谈判中，如果和领土问题纠缠在一起，就可能成为“百日谈判”。所以，这次渔业谈判采取同领土谈判分开来处理的方针。对此苏联也基本上表示理解。但是，一提到北方四岛周围的划线问题，一种领土问题似的东西就若隐若现地出现，并纠缠在一起，使渔业谈判无法取得进展。所以，才派园田官房长官到莫斯科去。当时就向苏联的两位首脑建议：让我们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并把渔业问题和领土问题分开来搞吧！于是，谈判恢复了，基本是顺利的，但到了最后阶段，苏联又提出了这个领土问题。但是，在最后一瞬间，对方说，领土问题是领土问题，渔业问题是渔业问题，并表示理解福田首相的亲笔信的精神。这样，来了一个急转弯。由于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从结果来看，是很清楚的，苏联方面对于领土问题的主张是非常强硬的。

你们说让我到莫斯科去。一遇到什么事情，你们就让我去，说在领土问题上，苏联的态度是非常严峻的。

什么“到华盛顿去”“到北京去”、“到莫斯科去”，对方的人偶尔到这里来，不也可以吗？我已经向莫斯科的两位首脑发出了邀请，对此，是抱有很大的期待的。等到我做出我认为对解决问题有利的判断的时候，随时都可以去。

问：下一个外交问题——关于日中条约问题。起初，在一部分人当中传说总理大臣在参议院选举以前要到中国去。我们听说，首相对缔结日中条约很热心，但是，最近似乎又稍微后退了。一般人认为，由于和日苏谈判纠缠在一起，所以，才有所后退。是否这样？

福田：我对日中关系的基本想法是，一九七二年签署了日中联合声明，日中关系的路线已经确定了下来。双方都要忠实地执行这一条路线。现在实际上就是这样执行了这条路线。没有发生任何纠纷，没有形成不好的关系。于是，剩下的一个问题，即和平友好条约问题应该怎么办？我认为，只要双方的条件齐备，都能够满意，那么，我希望能够早日缔结条约。但

是，我这届内阁成立才不过五个多月，我又要去华盛顿，又要去伦敦。又要搞日美、日苏的渔业谈判。实际情况是没有空闲时间。我想，你们可以体察到这一点。但是，我认为日中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关系，而且路线已经确定下来了。我要忠实地执行这一路线。现在，人们议论纷纷，但是，我的感觉是，周围的人吵得过分了一些。

问：关于反霸条款问题，请问，福田内阁对此是怎样考虑的？

福田：在条约中，用怎样的措词来表现反霸条款，这是非常难办的。我还没有能去研究日中条约的条文应当怎么办。

问：请问首相大概到什么时候在你的头脑里将会整理好条约的内容？

福田：现在还不到谈论以何种程序和以何种内容搞条约的阶段。

问：九月二十九日是日中邦交正常化五周年，人们期望以此为目标实现缔约，你以为如何？

福田：今后的日程，现在还没有具体的安排。

【塔斯社莫斯科六月十日电】题：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同法赫米谈话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和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正在苏联访问的埃及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法赫米。勃列日涅夫、葛罗米柯同法赫米进行了谈话，谈话中就苏埃关系的状况和前景、近东局势以及共同关心的一些国际问题有益地交换了意见。

谈话时双方表示希望恢复苏埃友好和互相合作关系。并且讨论了可能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奠定长期的原则性基础的具体措施。

双方指出苏联和埃及在近东调解问题上的立场是吻合或接近的。确认大力促进为在一九七七年秋恢复日内瓦和平会议而作的努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勃列日涅夫重申苏联一贯捍卫为自己的自由和独立、为社会进步而奋斗的阿拉伯各国人民的正义事业的原则性方针不变。埃及方面强调指出苏联在近东事务中的作用，及其作为日内瓦和平会议两主席之一而在谋求全面解决近东问题方面的作用。

双方表示坚信，为了建立近东持久和平的利益必须要加强苏联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合作和配合它们之间的努力。

苏埃会谈于同日结束。在求实的气氛中就双边关系问题继续交换了意见。还讨论了共同关心的一系列迫切的国际问题。

【德新社莫斯科六月十日电】此间观察家认为，法赫米同勃列日涅夫的会晤表明，在改善苏埃关系方面有所进展。

【路透社莫斯科六月十日电】埃及人士今天说，在莫斯科举行两天高级会谈以后，埃及和苏联在修补它们发生了麻烦的关系方面看来进行得还顺利。

这些人士说，勃列日涅夫向法赫米保证说，莫斯科很想使自己同开罗的关系正常化。

报塔斯社

《勃列日涅夫葛罗米柯同法赫米谈话》

说双方讨论了可能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奠定长期原则性基础的具体措施

【本刊讯】马来西亚《星报》六月六日发表社论，题为《美国与东南亚的新关系》，摘要如下：

本月初在巴厘岛举行的东盟国家与美国研讨会已告结束，与会者并有来自加拿大、巴布亚新几内亚、澳洲、新西兰和日本的官方及民间代表。达致结论，一致同意必须力促美国继续在这个地区的各个领域扮演一个角色。

这项由半官方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办的研讨会，也吁请美国私人企业象日本一样，成为东盟的一个伙伴。

自从美国结束与中国的对抗和印支战争停止以来，美国在东南亚以至在亚洲扮演的角色已受到质疑。

美国的干预政策已行不通，取而代之的是认真的考虑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的期望——扮演一个平衡势力的角色，并有力量抵销另一个超级大国的扩张。卡特总统为配合这一点，因此他希望日本在东南亚扮演经济强人的

## 马《星报》社论 《美国与东南亚的新关系》

角色，而美国的军事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加以保留，以防备冲突的发生。

经过长期的动乱与不安后，东南亚国家已不要看到另一个战争在本区域燃起；它们在致力与印支国家和邻近国家改善关系的当儿，同时不要有列强插足东南亚的内部事务，俾它们追求的和平与中立化的东南亚能够得以实现。

不过，闭着门户大谈安全不是根本办法，因为这是一个活动的世界，而且超级大国仍然视东南亚为一个争夺的场所。

东南亚是由诸多小国组成的，目前大致分成三类，一个是属于共产的印支集团，一个是属于非共的东盟集团，另一个是保持置身度外的缅甸。将这些国家的政见搁置一旁，共商东南亚和平与安定，是合

乎情理的发展。可是局势在今天看来已不这么简单。

苏联仍然念念不忘其“亚洲安全体系”，企图通过扩张的手段，来完成对亚洲的控制和包围中国，最佳的时机是趁美军的撤离亚洲，改由苏联取代。东南亚的国家对此有所担心，因而对美国的撤军产生不同的保留性观点。

不管美国将势力保留是为了维持既得的利益，还是东南亚国家需要美国协助平衡势力，两者的观点使美国有机会适度地调整战略。

菲律宾马科斯总统说，八月在吉隆坡举行的东盟极峰会上，将特别强调这个区域的安全如何与美国、日本、澳洲及新西兰政策发生联系。

美国驻泰国大使怀特豪斯在反

映卡特的亚洲政策时，同意加强经济援助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与此同时，他宣称美实力将继续留驻亚洲。

美国实力的存在亚洲，也是美国当政者一脉相承的看法，惟美国必须明了，它的实力留驻只是为了均衡和区域稳定，不能再重蹈覆辙，挑起东南亚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乃至有干预和颠覆的念头。

此外，美国应把军事的重点转向同时强调经济的合作，俾一方面在抗拒苏联之余，以实际的行动资助东南亚发展。如果美国把其首要目标放在苏联的威胁上，它将在东南亚找到共同的声音，尤其是东盟国家，愿意基于坦诚的态度与美国结成一个平等的伙伴和看到美国在改善与印支关系上获得成果，为东南亚带来安定。

这就是说：美国实力是用来对外的，当东南亚的稳定可以自我维护不需借助大国保证时，美军在亚洲的留驻就有必要自我消除。

英国《泰晤士报》文章

## 《较好的坦克、导弹和飞机增强苏联在东欧力量》

【本刊讯】英国《泰晤士报》五月三十日刊登该报军事记者亨利·斯坦厄普的一篇文章，题为《较好的坦克、导弹和飞机增强苏联在东欧的力量》，《俄国人填补在武器质量上与北约组织的差距》，摘要如下：

在过去九年中，苏联驻东欧部队的人数估计已增加了十四万。其中大约一半，属于自一九六八年华沙条约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来，仍然驻扎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几个师。其余的大都编入驻东德的二十个俄国师。

对装备扩充数字的估计出入很大。英国人的估计是，自从一九六八年以来，坦克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一，火炮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载兵装甲车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八，战术飞机增加了百分之二十。

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黑格将军曾提到，苏军“早自一九六二年或更早一些时候起就进行一贯的长期的努力”，其中坦克的数量增加了百分之四十，火炮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一百。五角大楼作出的较保守的另一种估计认为，

为，苏联驻东欧的部队在火力方面增强了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

苏军在质量上的改进给人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这大概是因为质量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迄今享有重大优越的一个领域。

装有122毫米火炮、自动装填机和激光测距仪的T72坦克比T62坦克先进得多。T62坦克只能行驶一百到一百二十五英里就需要进行大量维修。T72坦克可以行驶一百五十到二百英里，这是西方大多数坦克所不及的。

BMP76步兵战斗车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有名的载兵装甲车，其车组人员三人，后面载八名步兵，装有一门73毫米火炮、一挺7.62毫米机枪和一个耐火箱式反坦克导弹发射器。

苏军已从强调牵引火炮转变为强调自行火炮，这部分是为了使炮手得到更多的保护，但主要是为了使炮兵连能够同快速运动的装甲部队并驾齐驱。苏联驻东欧部队现有的火炮和重型迫击炮为美国驻西德部队的两倍多。

由于采用了能有效对付低空飞机的萨姆8

和萨姆9地对空导弹，以及采用了其性能早在一九七三年的以阿战争中就给西方观察家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雷达操纵多管式ZSU23自行高射炮，对空防御继续得到加强。扫雷和布雷装备有了改进，苏军的后勤系统及供应车辆长期来被认为是薄弱环节，现在同样也有改进。

自从一九七三年以来，俄国人又给他们在东欧的空军装备了第三代多用途的飞机，其中包括各种型号的米格23、米格21、苏17、苏19和米格25。这些飞机与逆火式轰炸机一道，在航程和载弹量上都大有增加。

飞机的新的组合方式看来也反映出苏军不仅重视防空，而且对于对地面攻击和阻截行动也产生了新的兴趣。这反映出整个苏联空军的侧重点发生了变化。对地面攻击的飞机数目由一九六五年的六百架增加到今天的一千七百架。因此，其形象看来是更加咄咄逼人的。

苏联的侧重点部分地从核武器改变为常规武器，大概与北约自己的战略从大规模核报复转变为灵活反应有关。

苏联军队的坦克师和摩托化步兵师都扩大了编制。每个坦克师增加到大约一万一千人，每个摩托化步兵师增加到一万三千人至一万三千五百人。据爱丁堡大学的约翰·埃里克森教授说，苏联每个摩托化步兵师的坦克实力从一百八十八辆增加到二百六十六辆，坦克师和摩托化步兵师都装备了更多的火炮。重点是放在摩托化步兵部队上，其武器的配备将必须适应在中欧城市环境作战的需要。苏联军队在最近几年增加的二十个新的师当中，有十八个师是摩托化步兵部队。

苏联也可能与西方一样，在一九七三年阿以战争期间的防空、反坦克导弹和诸兵种合同作战的重要性方面接受了教训。但是他们比北约组织更勤勉地致力于弥补其军队的缺点。

【法新

社伯尔尼六

月一日电】

题为：逮捕一

名被指责进行间谍活动

的瑞士人

伯尔尼星期三（六

月一日）正式宣布，在

二月份逮捕了一名在东

组织进行了激烈的攻击之后，从监狱中释放了剧作家哈维尔，为其他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提供了出境签证。

在布拉格，官员们说，他们希望，在贝尔格莱德会议开始时，持不同政见问题会几乎为人们所遗忘。波兰仍然面临着对付持不同政见的严重问题。

外交官们相信，在卡特在人权问题上似乎后退了的时候，共产党对斥责人权问题的担心有所缓和。

卡特一月份任总统时非常重视人权问题，他向苏联集团发表了几次公开声明。这引起莫斯科的强烈反应。美国官员自那以后暗示，卡特自己将满足于以静悄悄的外交保卫人权。

【本刊讯】西德《总汇报》六月八日发

瑞士宣布破获一起  
为东德收集经济技术情报的间谍案

三年前在瑞士组织了一个间谍活动网，主要搞经济和技术情报。星期三没提供任何有关该间谍网对联邦德国进行活动的情况，也没提供总的间谍活动的规模。

德搜集瑞士经济情报和联邦德国军事情报的瑞士人。警察说，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被捕者，十

表一篇评论，题为《卡特的战略》，全文如下：

如果有谁估计，卡特的使者在贝尔格莱德会脱下鞋子并猛敲桌子，那他就错了。美国的战略将是，在最初的几周里克制，并且把火药保留到秋天的主要会议上再用。在为本来的赫尔辛基后续会议进行准备的过程中就同俄国人发生正面冲突，对此卡特并不那么感兴趣。如果在其余的三十三个与会国面前进行粗暴的争吵，那么这就会再次妨碍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的进行，而也会使白宫的新班子同克里姆林宫之间一种相互谅解过程的苗头化为泡影。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将会暂时中止其为人权而进行的斗争。卡特和万斯阐明了原则的态

社美

论报

## 《美国对苏联挑战的回答》

三年前在瑞

士组织了一

个间谍活动

网，主要搞

经济和技术情报。星期

三没提供任何有关该间

谍网对联邦德国进行活

动的情况，也没提供总

的间谍活动的规模。

## 路透社谈东欧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一些做法

【路透社维也纳六月一日电】一些共产党国家的政府，由于害怕在人权问题上遭受抨击，正在悄悄地采取行动来消除西方在即将到来的一次欧洲重要会议上提出抱怨的理由。

几乎在苏联集团国家的每一个地方，官员们对涉及到出境签证、许可结婚、东西方旅行以及甚至持不同政见者这样一些可能会引起争议的问题正在采取一种较温和的方针。

这种为消除东西方在这些问题上发生争议的突然行动，是在六月十五日将于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举行第二阶段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时候采取的。

共产党国家的政府反击西方在人权问题上提出的批评，指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政府搞贸易歧视和其他形

式的歧视并拖延给东方旅行者颁发签证。

西方官员们预料，当签字国的特使们集中在贝尔格莱德的新会议中心，举行估计为期六周左右的预备会议的时候，共产党国家将会加紧进行此种反击。

如果一切进展顺利，与会国家的副外长或者是外长将在秋天举行会议对所有问题进行最后估量。

最近几个星期，几个东欧国家的政府急急忙忙解决一些多年来曾引起多年摩擦的私事。

据索非亚的一些西方国家使馆报告，保加利亚当局突然答应颁发可以使分离的家庭得以团聚的签证，还允许一小批保加利亚人出国同外国人结婚。

有着严格移居法律的东德已不再反对几十名公民同西方人结婚和

离开这个国家。但那些正想移居西德的东德人仍然面临着一些重大困难。

匈牙利（它是苏联集团中人权问题上声誉最好的国家）现在实际上不存在同西方国家发生纠纷的悬而未决的私事。西方对独立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政府也不抱任何埋怨。

在拒绝多年之后，匈牙利已同意讨论奥地利人不用签证自由进入匈牙利的问题。取消了麻烦的签证可以使来自毗邻的奥地利旅游者每年增至一百五十万人。

捷克斯洛伐克为一股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的浪潮所困扰，似乎试图缓和一下在早些时候警察镇压后引起西方强烈抗议的局面。

共产党当局在报纸上对一月份在布拉格成立的“七七宪章”人权

## 西德《总汇报》评论《卡特的战略》

说美在贝尔格莱德会议上将采取克制态度

度。按照美国政府的观点，赫尔辛基会议所确定的义务都必须同样给予重视。所以一起来检查一下，在哪些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在哪些方面还存在问题，则是十分必要的。然而美国人同时也将注意到，这种转变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一个历经好几年之久的发展过程。

这种温和的方案能否实现，则取决于东方的反应。如果对莫斯科的持不同政见者夏兰斯基以叛国罪起诉，并且在诉讼中出于宣传上的原因把美国也拉到被告席上，那么在贝尔格莱德就会出现激烈的言词，而不是为各自的地位而进行外交上的拔河。正如卡特的报告中所表明的那样，美国对此也有了准备。

## 塞舌尔新总统勒内谈内外政策

说如果外界企图进行干涉，就不得不求外界帮忙

【路透社维多利亚六月八日电】勒内总统今天说，他的政府不会发生来，但是马克思主义政府，但是会搞适合于塞舌尔国情的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

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的“政府将是以前内政部长阿尔维斯为首的“宗派”分子，他们是主张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立即发生对抗的“极左分子”。

他说，但是由于有可能发生反政变，政府已下令要老百姓同现在全都归顺于新政府的由五百人组成的警察部队

一起受训。

他认为不会发生来自外界的反政变，但是政府的职责是提高警惕。

他说，如果外界企图干涉，“我们就将不得不求外界帮忙。”

这位三十七岁的律师总统对于已被赶下台的总统在伦敦提出的这次政变得到苏联幕后鼓励的指责只是付之一笑。

他说，他的政府是向左转，“因为前政府到目前为止是偏右

的”。

新政府将强调多建房屋的重要性，因为有家庭十四口人住在一起。新政府还要发展农业和旅游事业。

有记者问，如果相信政变的一些参加者曾在坦桑尼亚受训的消息是否会弄错，勒内说，如果这则消息谈到一些武装人员曾在那里受训，这大概不会弄错。

【法新社塞舌尔维多利亚六月八日电】由新政府的三名部长在两边陪伴着的勒内先生对

记者们说，六月五日的政变是由塞舌尔人民联合党成员发动的。他们反对曼卡姆总统的据说是要把定于一九七九年举行的大选再延长五年的计划。此举等于是曼卡姆修改了宪法。

他断然拒绝曼卡姆宣布的对外政策的理想——“做所有人的朋友，不做任何人的敌人”——勒内说，这是不现实的：一个国家感到有义务说话时，就需要说话的权利。

在外交方面，勒内说，塞舌尔将参加下个月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最高级会议。同南非在“商业的”水平上的关系将得到鼓励，但是他的政府将谴责南非的政策。

## 内图攻击我国并声称沙巴战争并未结束

【法新社里斯本六月八日电】安哥拉内图总统今天在这里发表的一篇答记者问中说，五月二十七日在罗安达发动未遂政变的叛乱分子同外国并无联系，甚至同扎伊尔和南非也无关系。

内图总统对葡萄牙的周刊《抉择》的记者说，这些叛乱分子是以前内政部长阿尔维斯为首的“宗派”分子，他们是主张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立即发生对抗的“极左分子”。

记者问到中国对待他的政权的态度问题，总统说，中国“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了”。

他接着说，“至少，在国际上中国反对一切进步的东西。因此直到现在我们还不能毫不犹豫地说是进步的。”

他再次否认有古巴人或安哥拉人参与最近发生在扎伊尔南方沙巴省的冲突。

内图总统说：

扎伊尔蒙博托总统“对他自己的人民开仗。我不知道这场战争是否已经结束，我认为并未结束”。

【路透社伦敦六月六日电】据本社今天收到的安哥拉国家通讯社报道的一项消息说，在五月二十七日发生的未遂政变以后，执政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设在罗安达、南宽扎和本格拉等省的执行专员署已停止工作。

## 摩洛哥部队从扎伊尔返国

【法新社拉巴特六月九日电】据在拉巴特权威人士说，摩洛哥派往扎伊尔的一千五百人摩远征军现在已回到摩洛哥。这一千五百人是用扎伊尔和摩洛哥的大型运输机运送的。所有的军械物资，特别是一百多辆车都由摩洛哥送给扎伊尔，这些物资已全部留在沙巴（前加丹加）省。

## 亚洲一些地区持续干旱

【路透社新加坡六月六日电】正当季候雨继续在大发脾气之际，亚洲部分地方正节制用水。

在菲律宾，水位正迅速下跌。

通常，季候雨都在五月底之前吹袭菲律宾，还会带来洪水和台风。可是，耕地的泥土今年呈现龟裂，特别是在北部岛屿吕宋。

马来西亚西部五个月来的旱灾，已毁坏九

万英亩稻米作物。人们担心，雨水减少，可能意味北部地方下季将遭遇更大的损失。

越南也报道，中部和北部若干省份过去几个月发生旱灾。

在泰国部分地方，雨水亦迟迟不来，但预料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另一方面，日本和南朝鲜则报道：天气可人，特别是对于农作物来说。

塔斯社发表政治评论员文章  
说塞舌尔政府更迭纯属内部事务  
【塔斯社莫斯科六月九日电】题：臆想与计谋  
塔斯社政治评论员谢尔盖·库利克写道：伦敦右派报纸《每日快报》六月九日刊登一篇文章，企图把塞舌尔群岛最近的事态说成是“莫斯科搞阴谋”的结果。说什么后者的内部事务，而且从西方通讯社的报道来看，居民们支持新总统关于不结盟原则的声明。然而，塞舌尔群岛对外政策的声

## 埃及《十月》周刊发表的萨达特回忆录

## 《莫斯科同开罗之间的坚冰正在消融》

的忿怒，或者正如我们乡下说的，我“连脓带血”都包起来了。

我说：可以。那是埃及的事业。

为了让这个人确切理解我想说的话，我重复了这个意思，说：那是埃及的事业，为了它，我不考虑自己，尽管我有过种种遭遇。因为那是埃及的事业，我马上接受了这一邀请。

我没有对他讲出我心里想的东西：如果事情是涉及我个人的，那我不就到莫斯科去了，或者甚至不想看到这些人。可是凡事都取决于需要，这需要的就是埃及，它要求我伸出手去要更多的武器。

同三月一日发生的情况一样，我于十月十一日到莫斯科去了。在克里姆林宫发生的事情是在我意料之中的。我必须重新向他们讲述我们关系中发生的一切事情、他们对纳赛尔作出的承诺、对我作出的承诺，虽然我已多次讲过这些。奇怪的是，他们对同一件事准备听一千遍，好象他们现在是第一次听到。

我同格列奇科争论的热度升高了。我对他发火了，我的语调非常激烈。柯西金对我们进行干预了，接着，勃列日涅夫再次进行干预。勃列日涅夫是一个出色的人，他在感情上总是倾向我们的。

尔后，我又向他们提起我过去讲过的话，讲到了“决定性的一年”。突然，他们异口同声地问：

对我们讲一讲这次决定性的一年？

我对他们讲决定性的一年？还要我向他们解释决定性的一年的涵义？

我感到这场争论已拖得很长已经令人厌倦了，宛如我在吹一个我们乡下说的“断裂的皮囊”，即我从这边吹，气从那一头跑出来，那是白费劲，而他们却安详地、冷漠地坐在我面前。

我发现，我有一个激荡局面和提高温度的机会。我对他们讲：我还要感谢你们向开罗派遣了萨姆-3导弹的操纵人员，十分感谢。

可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动心，因为他们正期待着进一步的感恩。我开门见山地讲了我想讲的话，但愿他们能醒悟。我说：我感谢你们，并想告诉你们，我们的人已经接受了使用这些导弹的训练，他们可以在一分钟之内进驻你们的人的岗位，因此撤走苏联操纵人员的时候到了！

这一下，三巨头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仿佛我将他们的导弹对准了他们，并向他们发射了似的。勃列日涅夫开了腔，他是他们几个人中使我感兴趣的一个。他说：那是苏联的一场灾难！

我说：现在我想从你这里知道，为什么那是苏联的一场灾难？

他答道：苏联的存在处于危险中！

我感到，勃列日涅夫已把他手中的武器给了我，我马上对他说：你说苏联的存在，而我曾、纳赛尔也曾要求确立苏联在埃及的存在，你们都拒绝了。我们曾要求你们帮助建立空防和指挥空防，我们曾要求威慑性武器。你们却把形势搞得对我们很困难。你们曾要求缔结条约，我们马上表示同意，并签署了这一条约。波德戈尔内来了，向我许诺所有东西几天之后就将运到，说苏埃关系史上将揭开新的一页。现在，你担心苏联的存在，先生，派十万苏联士兵去开罗吧，我立即同意派出这支部队。

没有人回答。接着，我趁热打铁，说：我接受这种苏联的存在，不过有一个条件。（二十六）

苏联大使来了，讲了一句我已经知道而且厌烦了的话：苏联领导人在克里米亚。即他们正在黑海的克里米亚半岛海滨避暑。这样好象整个世界都停顿了：既无往，又无来！

我又提醒他们注意我们之间的那项条约。

回答是：领导人在克里米亚。

我对大使讲：我对苏丹的立场是原则性的立场，你对他们讲这一点。

他说：他们在克里米亚。

——决定性的一年呢？

——领导人在克里米亚。

——我对埃及人民、阿拉伯世界和全世界说什么呢？

——在克里米亚！

至于我应该做什么，那是我自己的事，我必须考虑自己说过与许诺过的一切。我必须找到一种适当方式来向人民作交待。我向人民讲苏联人的情况吗？我揭露这种关系吗？如果我那样做了，就会直接损害苏联人。那样做对埃及有利吗？再则，我能忍辱负重到什么程度呢？我能竭力忍受，我的耐心是大的；但是我担心我的这种耐心会耗尽，因为我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我无法控制的愤怒状态。可是，埃及呢？为了埃及，一切都不计较。甚至为了埃及，我的尊严也无所谓了，我无视自己的尊严，忍气吞声地接受了许多对我和我的统治制度的诽谤。

我每天都感到，他们不是在擦干伤口，而是在伤口上放盐。

最后，到九月底，苏联大使来我这儿，对我说：苏联领导人准备见到你。

我说：好啊，什么时候？

他说：十月十一、十二日。

我不认为，苏联大使已注意到我抑制了自己



【本刊讯】巴西《标题》杂志六月四日一期刊登一篇报道，题为《巴西医学界人士行将访华》，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六月十三日，十八名成员组成的一个巴西代表团将抵达北京。九名巴西医生——其中包括国际著名的欧里克利德斯·兹尔比尼和伊沃·皮坦圭——应中国医学科学院的邀请，将对 中国进行十天紧张的访问。在圣保罗举行的一次座谈中，八名出访者向《标题》杂志记者谈了他们对访问赤脚医生之国的希望。

问：约翰·莱恩医生，您作为这个代表团的联系人，可以解释一下巴西医生代表团——这是第一个这类的代表团——出访中国的机会是怎样出现的？

莱恩医生：很久以前，中国驻巴西大使张德群就说过，将善意地看待两国人民间的这种关系。并且说，开始这种往来的最好方式可能是派遣一个文化—科学代表团，这样做可能对双方都有益。当时他向他的政府请示，答复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发出了正式邀请。

希望了解赤脚医生和妇幼保健情况

问：作为大学医学系教务长，您想从中国了解些什么？

莱恩医生：中国约有八亿人口。众所周知，中国在真正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之前，人民的卫生条件是不能再坏的了。现在我们掌握的少量情报表明，象疟疾和血吸虫病之类的疾病已经被控制住。从巴西的观点来看，观察他们如何控制住了——如果做到这点的话——血吸虫病将是很有益的，血吸虫病是使我们很苦恼的一种疾病。至于公社医疗问题，考察他们如何为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居民提供医疗是很有用的。我们对同赤脚医生谈话很感兴趣，他们都受过卓越的实际训练。我们想知道例如一个赤脚医生如何检查腹痛的病人，什么情况下给病人开药并让病人回家，或者什么时候让病人住院。由于培养一名大学毕业的医生要用很长的时间，所以（赤脚医生）是他们找到解决这个国家医疗问题的一个办法。显然我们还要同真正的医生进行长谈，以便对中国医学工作有个正确观念。

问：皮诺蒂医生，作为妇产科大夫，您想在中国医院看些什么？将能进行情报交流吗？

皮诺蒂医生：我最感兴趣的是妇幼保健组织。尽管我们不掌握确切的材料，他们也不会给我们提供更客观的情报。但我们知道，某些医院

## 巴西《标题》杂志报道

# 《巴西医学界人士行将访华》

和执行某项计划时，儿童死亡率是极低的。这似乎应归功于妇幼保健计划的组织形式，这些计划由非医务人员负责，分地区进行医疗。这个总的计划中包括预防妇科癌症的计划，我们打算在坎皮纳斯也这样做。

问：在心脏外科方面，兹尔比尼医生，您认为中国人能够手术治疗各种心血管疾病吗？

兹尔比尼医生：就我们所知，中国人对心脏外科的许多方面都感兴趣，他们在治疗大动脉瘤方面特别突出。但是，他们也利用体外循环，做各种现代心脏外科手术。我们方面对赤脚医生及时治疗紧急心脏病患者的制度感兴趣。例如一个工人在工厂里心脏突然停止跳动，他能立即接受一名工人赤脚医生绝对正确的心脏按摩。大家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时间是最主要的。这对于任何需要得到及时治疗的疾病都是很有价值的。

皮坦圭医生：几年前，一位朋友——西班牙驻中国大使——对我们讲了有关他的厨师的一个故事。一天晚上，在他家里举行便宴时，厨师表示道歉，说他不能留下。接着他摘下眼镜，骑上自行车去工作了。这位大使发现他原来是一位中医。传统医学在中国医学中占重要的地位。

谈治疗心脏病和断肢再植问题

莱恩医生：这是整个代表团都感兴趣的方面，因为我和欧洲、美国医生一样，都为一种具有公认的科学水平的医学深深感动和认真考虑这种医学。至今，大部分中国传统医学还在应用。

问：兹尔比尼医生，我们再回到心脏病学问题上，世界最好的专业小组之一——附属医院的 小组将通过您个人能对中国的心脏病学家们做出一些贡献吗？

兹尔比尼医生：我所能做的贡献纯粹是巴西在心脏手术方面的贡献，即用同种硬脑膜作心脏瓣膜置换。这种技术对全世界有很大影响。我们还将介绍有关法乐氏四联症的治疗方法和心脏静脉搭桥手术。我的夫人将介绍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小组就使用的体外循环系统。这方面，我们关于使用停止循环的冷冻技术的评论是很有趣的。这种技术一直用于新生儿的手术，效果很好。很可能中国已经使用了这种技术。

## 卡特夫人访问秘鲁、巴西和哥伦比亚

【美联社利马六月三日电】卡特总统夫人罗莎琳·卡特今天乘空军喷气机抵达这里，同秘鲁军人领导人会谈，并进行周末休息。随后她将访问巴西，继续其拉美之行。

【美联社利马六月四日电】美国第一夫人罗莎琳·卡特今天撇开外交工作，在秘鲁农村旅行，在一个豪华的乡村旅馆休息，并参观了一个综合农业研究单位。

这位第一夫人昨天同秘鲁温和派总统莫拉莱斯·贝穆德斯私下会晤了几乎三个小时。

秘鲁官员称这次会谈是“热烈和亲切的”。

【美联社利马六月四日电】罗莎琳·卡特今天在记者招待会上

说，她同弗朗西斯科·莫拉莱斯·贝穆德斯总统“详细地”讨论了秘鲁最近购买武器的问题。

卡特夫人说：“我们详细地讨论了军备问题”。她还说，她对莫拉莱斯·贝穆德斯总统说的话感到“非常满意”。

总统夫人是在利马以东十六公里的拉莫利纳国际马铃薯中心对一批记者说这番话的。她说，她和总统谈到了“整个地区和平和安全的各种方案”。

控制本地地区的军备问题是美国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秘鲁在去年年底曾宣布购买一批苏联的军事物资，其中包括飞机和坦克。

问：您认为中国医院能做任何一种手术吗？

兹尔比尼医生：两年前，在日瓦内举行的一次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议上，我满意地发现中国代表——北京一个地区医院的院长——曾和

我在同一家美国医院受训。他在北京的医院有进行各种手术的设备。那时，他介绍了很多肢体再植的病例。我认为能够对肩部断肢施行再植的医院是第一流的医院，因为这种手术包括了所有专业。

问：皮坦圭医生，由于中国人的手神奇般的灵巧，他们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好的微型手术专家，他们在再植方面令人感动的数字表明了这一点，您对这种技术感兴趣吗？

皮坦圭医生：正如兹尔比尼医生所说，显然，一家能够进行那种精密手术的医院是具有很好的基础的。

我所感兴趣的事情之一是考察这类手术的质量，这类手术的质量似乎已是显而易见的了。其次，考察这类手术的传授，如何大规模传播和施行这种手术。我认为，我们所有在巴西旅行过的人都对教育质量、全国的（医疗）质量，特别是医疗中心的位置，即提供医疗的方式感到担心。这是文化的一个极重要的侧面。

谈针灸和针麻问题

问：科贝尔吕医生，您研究南美锥虫病多年，中国在这方面有什么使您感兴趣的？

科贝尔吕医生：我特别对传统医学感兴趣，针灸是这种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家知道，中枢神经和末梢神经系统是针灸起作用的一个部分。最近二十三年，我认为研究南美锥虫病的工作，这是一种中枢神经和末梢神经系统疾病，我认为将能看到有关的事情。

我也读到一本关于一种人们很少知道的中国克山病的小册子，这种病同南美锥虫病的症状相同。我不相信中国有南美锥虫病，但是病因不同而症状非常相同的病不能不令人感兴趣。

问：高冈医生，中国医学在针灸方面将能对您的研究有所贡献吗？

高冈医生：我们所有的人都对有五千多年历史的针灸感到好奇。这在麻醉学会议上确实引起极大兴趣。如果针刺能解决所有的麻醉问题，那么它就会成为全世界都采用的技术。我个人的印象是，在人员和设备方面进行传统麻醉的技术可能性越小，就越多地使用针刺麻醉。在中国居留很长时间的西方教授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针刺可能用于治疗疼痛，而不能代替常规麻醉。

亲身了解你们的愿望和目标”。

她说：“吉米说，只有通过合作和密切磋商，我们才能有效地解决我们大家面临的全球性重大问题：和平、经济公正、人类的发展和尊严”。

尽管美国和巴西的关系从卡特执政以来冷了下来，但负责泛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托德曼最近在这里的访问，似乎已减轻了由于围绕着人权问题和巴西与西德的亿万元的核协定而造成的紧张局势。

【美联社波哥大六月九日电】罗莎琳·卡特今天抵达这里。会谈将集中于毒品买卖和贩毒罪监禁美国人的问题。

卡特夫人对欢迎她的人说，“我们渴望站在那些尊重人权和促进民主价值的政府一边。”

【本刊讯】巴西《标题》杂志六月四日一期刊登一篇报道，题为《巴西医学界人士行将访华》，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六月十三日，十八名成员组成的一个巴西代表团将抵达北京。九名巴西医生——其中包括国际著名的欧里克利德斯·兹尔比尼和伊沃·皮坦圭——应中国医学科学院的邀请，将对 中国进行十天紧张的访问。在圣保罗举行的一次座谈中，八名出访者向《标题》杂志记者谈了他们对访问赤脚医生之国的希望。

问：约翰·莱恩医生，您作为这个代表团的联系人，可以解释一下巴西医生代表团——这是第一个这类的代表团——出访中国的机会是怎样出现的？

莱恩医生：很久以前，中国驻巴西大使张德群就说过，将善意地看待两国人民间的这种关系。并且说，开始这种往来的最好方式可能是派遣一个文化—科学代表团，这样做可能对双方都有益。当时他向他的政府请示，答复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发出了正式邀请。

希望了解赤脚医生和妇幼保健情况

问：作为大学医学系教务长，您想从中国了解些什么？

莱恩医生：中国约有八亿人口。众所周知，中国在真正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之前，人民的卫生条件是不能再坏的了。现在我们掌握的少量情报表明，象疟疾和血吸虫病之类的疾病已经被控制住。从巴西的观点来看，观察他们如何控制住了——如果做到这点的话——血吸虫病将是很有益的，血吸虫病是使我们很苦恼的一种疾病。至于公社医疗问题，考察他们如何为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居民提供医疗是很有用的。我们对同赤脚医生谈话很感兴趣，他们都受过卓越的实际训练。我们想知道例如一个赤脚医生如何检查腹痛的病人，什么情况下给病人开药并让病人回家，或者什么时候让病人住院。由于培养一名大学毕业的医生要用很长的时间，所以（赤脚医生）是他们找到解决这个国家医疗问题的一个办法。显然我们还要同真正的医生进行长谈，以便对中国医学工作有个正确观念。

问：皮诺蒂医生，作为妇产科大夫，您想在中国医院看些什么？将能进行情报交流吗？

皮诺蒂医生：我最感兴趣的是妇幼保健组织。尽管我们不掌握确切的材料，他们也不会给我们提供更客观的情报。但我们知道，某些医院

## 巴西《标题》杂志报道

# 《巴西医学界人士行将访华》

和执行某项计划时，儿童死亡率是极低的。这似乎应归功于妇幼保健计划的组织形式，这些计划由非医务人员负责，分地区进行医疗。这个总的计划中包括预防妇科癌症的计划，我们打算在坎皮纳斯也这样做。

问：在心脏外科方面，兹尔比尼医生，您认为中国人能够手术治疗各种心血管疾病吗？

兹尔比尼医生：就我们所知，中国人对心脏外科的许多方面都感兴趣，他们在治疗大动脉瘤方面特别突出。但是，他们也利用体外循环，做各种现代心脏外科手术。我们方面对赤脚医生及时治疗紧急心脏病患者的制度感兴趣。例如一个工人在工厂里心脏突然停止跳动，他能立即接受一名工人赤脚医生绝对正确的心脏按摩。大家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时间是最主要的。这对于任何需要得到及时治疗的疾病都是很有价值的。

皮坦圭医生：几年前，一位朋友——西班牙驻中国大使——对我们讲了有关他的厨师的一个故事。一天晚上，在他家里举行便宴时，厨师表示道歉，说他不能留下。接着他摘下眼镜，骑上自行车去工作了。这位大使发现他原来是一位中医。传统医学在中国医学中占重要的地位。

谈治疗心脏病和断肢再植问题

莱恩医生：这是整个代表团都感兴趣的方面，因为我和欧洲、美国医生一样，都为一种具有公认的科学水平的医学深深感动和认真考虑这种医学。至今，大部分中国传统医学还在应用。

问：兹尔比尼医生，我们再回到心脏病学问题上来，世界最好的专业小组之一——附属医院的 小组将通过您个人能对中国的心脏病学家们做出一些贡献吗？

兹尔比尼医生：我所能做的贡献纯粹是巴西在心脏手术方面的贡献，即用同种硬脑膜作心脏瓣膜置换。这种技术对全世界有很大影响。我们还将介绍有关法乐氏四联症的治疗方法和心脏静脉搭桥手术。我的夫人将介绍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小组就使用的体外循环系统。这方面，我们关于使用停止循环的冷冻技术的评论是很有趣的。这种技术一直用于新生儿的手术，效果很好。很可能中国已经使用了这种技术。

## 卡特夫人访问秘鲁、巴西和哥伦比亚

【美联社利马六月三日电】卡特总统夫人罗莎琳·卡特今天乘空军喷气机抵达这里，同秘鲁军人领导人会谈，并进行周末休息。随后她将访问巴西，继续其拉美之行。

【美联社利马六月四日电】美国第一夫人罗莎琳·卡特今天撇开外交工作，在秘鲁农村旅行，在一个豪华的乡村旅馆休息，并参观了一个综合农业研究单位。

这位第一夫人昨天同秘鲁温和派总统莫拉莱斯·贝穆德斯私下会晤了几乎三个小时。

秘鲁官员称这次会谈是“热烈和亲切的”。

【美联社利马六月四日电】罗莎琳·卡特今天在记者招待会上

说，她同弗朗西斯科·莫拉莱斯·贝穆德斯总统“详细地”讨论了秘鲁最近购买武器的问题。

卡特夫人说：“我们详细地讨论了军备问题”。她还说，她对莫拉莱斯·贝穆德斯总统说的话感到“非常满意”。

总统夫人是在利马以东十六公里的拉莫利纳国际马铃薯中心对一批记者说这番话的。她说，她和总统谈到了“整个地区和平和安全的各种方案”。

控制本地地区的军备问题是美国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秘鲁在去年年底曾宣布购买一批苏联的军事物资，其中包括飞机和坦克。

问：您认为中国医院能做任何一种手术吗？

兹尔比尼医生：两年前，在日瓦内举行的一次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议上，我满意地发现中国代表——北京一个地区医院的院长——曾和

我在同一家美国医院受训。他在北京的医院有进行各种手术的设备。那时，他介绍了很多肢体再植的病例。我认为能够对肩部断肢施行再植的医院是第一流的医院，因为这种手术包括了所有专业。

问：皮坦圭医生，由于中国人的手神奇般的灵巧，他们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好的微型手术专家，他们在再植方面令人感动的数字表明了这一点，您对这种技术感兴趣吗？

皮坦圭医生：正如兹尔比尼医生所说，显然，一家能够进行那种精密手术的医院是具有很好的基础的。

我所感兴趣的事情之一是考察这类手术的质量，这类手术的质量似乎已是显而易见的了。其次，考察这类手术的传授，如何大规模传播和施行这种手术。我认为，我们所有在巴西旅行过的人都对教育质量、全国的（医疗）质量，特别是医疗中心的位置，即提供医疗的方式感到担心。这是文化的一个极重要的侧面。

谈针灸和针麻问题

问：科贝尔吕医生，您研究南美锥虫病多年，中国在这方面有什么使您感兴趣的？

科贝尔吕医生：我特别对传统医学感兴趣，针灸是这种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家知道，中枢神经和末梢神经系统是针灸起作用的一个部分。最近二十三年，我认为研究南美锥虫病的工作，这是一种中枢神经和末梢神经系统疾病，我认为将能看到有关的事情。

我也读到一本关于一种人们很少知道的中国克山病的小册子，这种病同南美锥虫病的症状相同。我不相信中国有南美锥虫病，但是病因不同而症状非常相同的病不能不令人感兴趣。

问：高冈医生，中国医学在针灸方面将能对您的研究有所贡献吗？

高冈医生：我们所有的人都对有五千多年历史的针灸感到好奇。这在麻醉学会议上确实引起极大兴趣。如果针刺能解决所有的麻醉问题，那么它就会成为全世界都采用的技术。我个人的印象是，在人员和设备方面进行传统麻醉的技术可能性越小，就越多地使用针刺麻醉。在中国居留很长时间的西方教授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针刺可能用于治疗疼痛，而不能代替常规麻醉。

亲身了解你们的愿望和目标”。

她说：“吉米说，只有通过合作和密切磋商，我们才能有效地解决我们大家面临的全球性重大问题：和平、经济公正、人类的发展和尊严”。

尽管美国和巴西的关系从卡特执政以来冷了下来，但负责泛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托德曼最近在这里的访问，似乎已减轻了由于围绕着人权问题和巴西与西德的亿万元的核协定而造成的紧张局势。

【美联社波哥大六月九日电】罗莎琳·卡特今天抵达这里。会谈将集中于毒品买卖和贩毒罪监禁美国人的问题。

卡特夫人对欢迎她的人说，“我们渴望站在那些尊重人权和促进民主价值的政府一边。”